

我的童年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十一版

上海印 19,001—21,000

我的童年

• 高爾基選集 •

著者 高 爾 基

譯者 蓬 子

出版者 上 海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 655 號

印刷者 永盛協印務局

號 310 B. 80 P. 372 M. 14 32K

所有。

高爾基自傳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於下諾甫哥羅（Nizni-Novgorod）。父親是軍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城市的紳女，祖父是尼卡拉亞第一世的軍官，因虐待部下被免職。祖父秉性嚴直，行事不苟。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間，共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了出來。他在最後的一次，竟得永遠脫離了家庭——從托巴爾斯克（Tobolsk）步行到下諾甫哥羅，在那裏做了染布匠的藝徒。很明顯的，他是一個才智兼備的人，在二十歲時，便已被任爲哥爾靖（Kolchin）輪船局在阿斯脫拉漢（Astrokhan）分局的總經理。一八七三年，從我這裏傳染了虎列拉的惡症，竟不幸死了。據外祖母的傳說，他是很聰敏，很和藹而又很愉樂的一個人。

外祖父是一個伏爾加（Volga）河畔的苦力，經過三次的遠行，遂成爲巴拉寧（Palahin）商人。

石也夫（Зев）的商隊的商品代辦人，不久又從事於染紗的操作，獲利頗厚，積錢很多，乃在下諾甫哥羅開設一個大規模的染坊。不數年間，他在城市中購置了幾座房屋和三個作坊，織花紋，染物料，營業很爲發達。他又被選爲行會會長，連任至三年之久。後因競選手工業首領落第，認爲莫大恥辱，亦遂辭去行會會長職。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專橫吝嗇至於極點。活了九十二歲，在臨終的前一年——一八八八年，他是染過癡癲症的。

父母結婚是出於他們自己的主意的，因爲外祖父對於無親無眷的而前途又沒把握的人，當然不肯將親生的痛愛萬分的女兒輕易許他的。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過我母親的影響，因爲母親以爲父親的暴卒，原因是在我身上，所以她不甚愛惜我，不久又到別處去，將我交在外祖父手裏，開始受辟薩梯爾（Psoltir）和却沙司洛夫（Chaslov）的教育。七歲時進了學校，一共讀了五個月的書，無絲毫的成績，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又是非常仇視，因爲我所最喜歡的是離羣的生活。在學校裏染了痘瘡，便拋棄了學校，此後也就沒有機會求學了。在那時候，母親因肺癆急症而死了，外祖父爲此懊喪得很長久。外祖父的家庭，人口是很龐雜的，有兩個兒子，都已結婚，生有子女。但除外祖母外，沒有一人是愛我的。外祖母是一個很慈藹而又謹慎的老年人，我將盡一生之力來表示我對於她的敬愛。舅舅們喜歡過着闊綽的生活，就是說，他們在飲食的時候，須飲個痛快，喫個飽滿。沉醉是很尋常的事情，沉醉後就相互毆打起來，或同客人鬧起架來，有時同自己的妻

子吵起嘴來。這一個阿舅搥擊他自己的兩個妻子，另一個搥擊他自己的妻子，有時也把我吊打。所以在這一種環境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智力的影響了，況且我的左右親友都是一些目不識丁的人們哩。

八歲時，我就在一家鞋舖中做學徒，作了兩個月的工，因為掉翻一個沸騰得炙手的湯，就被送回到外祖父那裏去了。外祖父爲增長我的體力起見，又將我送到圖案家做徒弟，一年後，因生活條件的痛苦，便又離開，在輪船裏做了廚師的徒弟。廚師名米哈以爾·安托諾維支·史慕利（Mikhail Antonovich Smury），是一個年青的退伍的下級軍官，而又富於體力，深思博學的人，他引起了我的對於讀書的興趣。以前我是仇視一切的書籍和報章的，但經過我這先生循循教誘的結果，就使我深信書籍中有無限的意義，我也愛讀起書來。第一部使我廢寢忘食的是「關於兵士迎救大彼得的故事」這冊書。史慕利會有不少的箱櫃，裝着皮製的小冊子，這可以說是全世界上最爲光怪陸離的圖書館。愛卡爾好森（Akkarhausen）的傑作與涅

克拉梭夫（Nekrasov）的著作，堆雜在一起。安娜·拉喀利弗（Anna Radcliph）的書籍與「近代名人著撰」又放置在一起。這裏有六十四年代的「火星」與「信石」以及小俄文字著述的一切書籍。

從那時候起，所有的書籍一經過我的手，我就差不多都覽閱了。在十歲時，即開始作日記，從生活中及書籍中所受到的心得和感想，全都記起來。以後的生活比較複雜了：販賣神像，做過格獵士·蔡利正（Griiz-Tsaritsin）鐵路的路警，在陋室中住過一個時候，周遊全國者好幾次。一八八八年，在喀山（Kazan）爲旅

容開始與學生們相識，並參加自修班的工作，一八九〇年，我就感覺到在智識份子中鬼混，不是一個辦法，因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下諾甫哥羅，蔡利正，唐（Don），烏克蘭，直至倍薩拉比亞（Bessarabia），再由倍薩拉比亞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Kuban）。一八九一年十月寓於蒂佛利斯（Tiflis），在「高加索」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我的著作——「Makar Chudra」。這篇文章頗受一時人們的讚揚。自移居於下諾甫哥羅後，漸從事於小說，次第發表於「伏爾加」報上。該報樂於接受我的小說，每一時都有發表的機會。寄到「俄國新聞」報去的「Emel'ain Piliae」亦蒙掲載。這裏我不能不有這樣的一個聲明：就是各地報章之易於發表這一類新進作家的文字，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認為這種事實，不是證明出自編輯者的善意，便是他們缺少一種文學的根柢。

一八八三年與九四年間，我在下諾甫哥羅繼與科洛連科（V.G. Korolenko）相識，他在文藝上給與我的幫助，我是沒世不忘的。他所指示給我的，實所謂罄竹難書，我得益極深。所以我的第一個教師是當兵的史慕利廚子，第二個是辯護士拉寧（Laini），第三個是「超社會」的卡留齊尼（Kalujsni），第四個要算是科洛連科了。

我不願再寫了，在我回憶這幾個故人的時候，我已不禁爲之神往了。

在一間狹窄的黑暗的房子裏，我的父親穿着一件很長的白衣裳，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底赤脚底，脚指古怪地張開着，他那和平地放在胸上的安靜的手兒，手指彎曲着；他底快樂的眼睛緊閉在兩個銅錢似的黑圓圈下面；他的靜靜的面上的光彩消滅了，我呢，被他那露着牙齒的怪樣子嚇得心怕。

我的母親胡亂地圍着一條紅裙，跪在我父親身旁，就是用我時常切西瓜皮用的那一個黑梳子，梳着他底長而柔順的頭髮，從額上梳到頸背上；她以低低的、粗啞的聲音不斷地說着，而她底浮腫的眼睛彷彿一定要被不斷流着的眼淚衝走了。

我的外祖母握着我底手兒，她是長着一顆高大而圓圓的腦袋，大的眼睛，一顆有如海綿的鼻子的——

是一個面色黧黑的，溫柔的，怪有趣的人。她也哭泣着，而她底悲傷的聲音，和我母親底，正合成了一種合拍的和音。當她一面顫抖着一面把我推向我父親面前去的時候，可是我，恐怖而且不舒服，固執地要想依着她的身子躲避開去。我以前從來不會看見過大人們也要號哭的，而且我又聽不懂我的外祖母說了又說的話：

「和你爹爹話別吧，你將永遠看不到他了。他是死了——還沒有到死的時候呀！」

我生過很凶的病，事實上是才起床不久，而且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剛生病的那時候，我的父親時常爲我快樂地忙碌着的。後來他突然不見了，我的外祖母來代替了他底地位，一個陌生人。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問她。

「從上頭來的，從尼尼來的，」她答道：「但我不是走來的，我乘船來的。人是不能在水上行走的呀，你這小鬼頭。」

這話是又可笑，又聽不懂，又不確的。樓上住着一個有鬍鬚的，華麗的波斯人；地窖裏住着一個賣羊皮的衰老而黃的卡爾馬克人。你要上樓，你可以騎着欄杆上樓去，假使你萬一要那樣下來，你可以滾下來的。這是經驗告訴我如此。然而那裏有一間有水的房間呢？這話完全是不確的，高興作弄人吧了。

「爲什麼我是小鬼頭呀？」

「爲什麼因爲你太會鬧。」她說着，笑了。

她甜蜜地，愉快地，和諧地說着話，就在這第一天，我就和她做朋友了；現在我所需要她做的一切，是叫她快點把我帶出房間去。

我的母親把我緊擁在她懷裏；她底眼淚與呻吟，在我心中創造出一種怪不安的感情。她那副悲苦的樣子我還是第一回看見。她往常時常顯得是一個很少說話的莊嚴的婦人；清潔的，光亮的，結實得有如一匹馬兒似的，她底身體是幾乎充滿着野蠻的精力，她底兩臂是可怕地強壯的。可是現在她是變得浮腫而且怔忡的，是完全絕望的了。她底頭髮，往日時常是十分雅潔地盤在她頭上，戴着一頂大而鑲着華麗的邊緣的帽子，可是現在是倒在她裸露的肩上，覆在她的臉上，至於那邊沒有散開的髮辮底一部份，是曳在我的父親底永睡的臉上。雖然我在這房間裏已有好許多時候，可是她還沒有看過我一眼；她沒有做別的事，祇梳理着我父親底頭髮，一面含淚地嗚咽着，抽噎着。

現在幾個棕黑色的掘墓人和一個兵士伸頭探進門口來。

兵士厲聲叫着：

「現在要分別了，快一點！」

窗上遮着一塊黑披肩，風吹起來，有如一張船帆。我懂得這個，是因為有一天，我的父親曾經將我帶上一隻帆船，然而突然地，天空中響起一聲霹靂來了。他笑着，扶着我靠住他底膝頭，叫道：

「沒有關係的，留克，不要胆小！」

我的母親突然沉重地倒在地上，但幾乎又同時翻過身來，她底頭髮拖在塵埃裏；她底冷淡的潔白的面孔變成了鉛青色，有如我的父親似地露着她底牙齒，她以可怕的聲音說道：「關上大門吧！……亞里克希，……滾開！」

把我推在一邊，外祖母奔到了門口，叫着：

「朋友們！不要胆小，不要來干涉，請走開吧，爲了基督底愛。這並不是虎列拉症，只是分娩……我請求你們走開，好人們！」

我躲在箱子後面的一個黑暗角落裏，從那裏我看看我的母親怎樣絞在地板上，喘着氣而且緊咬着她底牙齒；祖母在她旁邊，親愛地而且希望地談着：

「在聖父和聖子的名字之下……忍耐着，范露雪！聖母呀！……我們的保護者！……」

我怕起來了。她們在靠近我父親的地板上面匍匐着，摸摸他，呻吟着而且長嘯着，可是他仍舊沒有動，而且確實在微笑着。她們這樣在地板上匍匐了許多時候；母親幾次立起來，可是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在室內滾進滾出有如一個大的黑的又柔輦的球兒。突然地一個嬰孩啼叫了。

「謝謝上帝！」外祖母說。「是一個男孩子！」於是她燃着一支蠟燭。

我一定這時候在角落裏睡熟了吧，因為以後的事情我絲毫記不起來了。

永遠留在我記憶裏的第二個印象：是落雨的一天，在墓場上的一個荒涼的角落裏，我立在一堆黏土底滑滑的泥堆旁，望着他們把我父親的棺材放進這裏面去的那墳坑。在坑底，是積滿許多水，也有一些青蛙，有兩隻甚至跳上了棺材的黃色的蓋上。

墓旁，是我自己，母親，一個浸得濕淋淋的教士（註）和兩個拿着鐵鎚的刻薄的掘墓人。

暖雨底點滴美麗得有如玻璃細珠，我們都被浸濕了。

「墊滿墓穴吧。」教士吩咐着，走開了。

外祖母開始號叫着，用她那遮頭用的披肩的一角，掩在她臉上。掘墓人深深彎着身子，開始迅速地把泥塊拋在棺材上，擊着青蛙——它們向坑旁跳去，但都落到墳底裏去了。

「快點走吧，李尼亞！」外祖母說，抓住了我底肩膀；但我不想走，從她手裏捲了出來。

「還有什麼呢？啊，上帝呀！」外祖母嘮叨着，一半怨我，一半怨上帝而且還沉默了一會兒，她底腦袋是顫喪地垂下了。

（註）教士（Sexton）係教堂的下級職員，司看管房屋器具等，又司打鐘，送殯，有時且司掘墓的。——譯者。

墳墓已經覆滿泥土，可是她仍舊站在那裏，一直到掘墳人把鐵鎚拋在地面上，發出一種鏘鏘的響聲，而且一陣微風突然揚起又消滅了，將雨滴灑在人身上；於是她挽住我底手兒，經過一條橫在好多漆黑的十字架中間的小路，領我上一個離此有一點路的教堂去。

「你爲什麼不號陶的？」她問我，當我們離開了墓地的時候。「你應該號陶的呀。」

「我不高興號陶。」是我底回答。

「好，假使你不高興號陶，那你就用不着號陶了。」她溫和地說。

她這句話很使我驚駭，因爲我是很少號陶的，而且，當我號陶的時候，如其說是爲了憂傷的緣故，不如說是爲了憤怒多些吧；況且，我的父親時常要譏笑我的眼淚的，同時我的母親也會大叫着：「你不要大胆地叫呀！」

此後，我們就趕着一部四輪矮車，經過一條寬闊的可是幽黯的街道，在兩行粉刷得暗紅的房子中間。當我們趕着車兒的時候，我向外祖母問：「那些青蛙還能够跳出來嗎？」

「永不會了！」她回答。「上帝祝福它們吧！」

我回憶着，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從來不曾如此常常而且如此親熱地談着上帝的。

幾天後，我的母親和外祖母將我帶上一隻汽船，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房艙在船裏。

我的小弟馬克塞姆死了，包在一塊白布裏，用一條紅帶纏好，放在角落裏的一張桌子上。我爬上了包裹和衣箱，從船洞望出去，我覺得船洞正像一個馬眼睛呢。污穢的，起着泡沫的水不斷地流到窗玻璃上來。有一次，是這般來勢汹汹地打上玻璃來，竟濺到我的身上了，於是我自主地跳回地板上來。

「不要胆小。」外祖母說，用她底仁慈的手兒把我輕輕舉起來，重新將我放到包裹上去。

一陣灰白的，潮濕的霧覆在水面上，不斷可以看到一片朦朧的陸地橫在遠方，祇是又被霧和水沫遮住。除了我母親，我們周遭一切都動盪着，唯有她，兩手抱在她的腦後，安定而靜默的倚在牆上，面色是鐵一樣的嚴肅而無情，而且還鉄一樣的沒有表情。帶了這副樣子站在那裏，沉默的，眼睛緊閉着的，在我看來，她真是一個絕對的陌生人。甚至她那外套我也覺得陌生起來。

外祖母好幾次溫和地對她說：「范麗亞，你不要吃點東西嗎？」

我的母親既沒有聲音打破這沉默，也沒有移動她底地位。

外祖母和我說話是低聲的，但對我的母親却是大聲的，然而同時又是謹慎而胆怯的，而且說得很少。我想，她只怕母親的吧，（這是很顯然的，）於是我倆彷彿因此更接近了。

「撒拉托夫！」我的母親突然高聲地而且可怕地叫喊起來。「水手在那裏？」

奇怪的，我聽到了新的話！什麼撒拉托夫呀？什麼水手呀？

一個闊肩膀，灰白頭髮的人，穿着藍衣服，現在走進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個小箱子，外祖母接了過來，把我弟弟底屍體放在這裏面。安排好這事情，她便伸着手兒把這箱子及屍體運出門外去；可是，啊呀！因為長得太胖，她祇能側着身子走出房艙底狹狹的門路去，所以她是帶着可笑的猶豫，踟躕在門前了。

「真是媽媽！」我的母親不耐煩地叫道，從她的手裏拿過這小棺材來。於是她倆都不見了，其時我是留在後面的房艙裏，留意着這位穿藍衣裳的男人。

「好朋友，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說着，向我俯下身子來。

「你是誰？」

「我是一個水手。」

「那末撒拉托夫是誰？」

「撒拉托夫是一個鎮。你從窗門裏望出去吧。那裏就是！」

從船窗裏望過去，果然有一片陸地彷彿在浮動，朦朧地而且不完整地露着這陸地，好像它是躺在霧裏蒸散着水汽，這使我想它是剛從一塊熱麵包上切下來的一大片麵包。

「外祖母上那裏去了？」

「去埋她的小外孫。」

「她們要把他埋在地下嗎？」

「是的，她們自然要把他埋在地下的。」

於是我將那些已經和我父親一同埋在地下的活生生的青蛙告訴這水手。

他舉起了我，擁抱着而且吻着我，叫道：

「啊，我的可憐的小人兒，你沒有知道呢。應該可憐的不是那些青蛙，而是你的母親，想一想吧，她是怎樣地被悲傷所壓倒了。」

這時在船上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吼號聲。因為已經知道這聲音是從汽船裏發出來的，所以我也就不怕了；可是這位水手却匆匆地把我放在地板上，迅速地跑開去，嘴裏叫着：

「我必須跑了！」

偷跑的慾望捉住我底心。我冒險走出了門外。外面，黑暗的，狹窄的空間是空空的，而不遠的地方，黃銅在梯階的踏板上閃耀着光。向上望望，我看見人們手裏拿着皮夾和包裹，顯然是走出這船外去了。這意思，就是我也應該走了。

可是當我走到船腰的前面，在一羣農人們中間，他們大家都向我喚叫着：

「他是誰家的人呀？你是屬於誰家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們擁着我，搖着我，撞着我，經過許多時候，一直到這個灰白頭髮的水手又出現了。於是他捉住我，解釋着：

「這是房艙裏的阿斯達拉干的孩子。」

他帶我跑到房艙裏，將我放在包裹上面，於是他又走開了，他向我搖搖他底手指，威嚇着：「我要給你一些東西！」

船上的聲音漸漸輕下去了。船已經不再盪搖，也不再受水底動力底擾動。房艙的窗門是緊閉在潮濕的牆壁裏，光線是黑暗的，空氣是窒悶的。我彷彿覺得這幾個包裹漸漸變大，而且開始壓在我身上了；這一切都是可怕的，於是我開始疑惑着，我是否要永遠孤獨地被遺留在這一隻空船裏。

我走到門旁去，但是門推不開，這黃銅的門柄不肯旋轉過來，於是我拿了一個牛乳瓶，盡力地向它敲去。結果是祇打破了瓶子，牛乳濺滿在我腿上，而且流進我底靴子裏。被這一個失敗征服了，我倒包裹上柔順地哭泣着，於是，不久便睡着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船兒又在震動着，房艙底窗門亮得有如一顆太陽。

外祖母坐在我的旁邊，梳梳着她底頭髮，綴着額角喃喃地在說什麼。她底頭髮特別多，披滿了肩膀、胸部，一直到她膝頭，甚至觸到地板。頭髮是藍黑色的。用一隻手兒從地板上拿它起來，非常困難的拿着，她用了一個幾乎落盡了櫛齒的木梳，插入這繁密的髮辮裏去。她底嘴唇捲曲着，她底黑眼睛熒熒地閃着可怕的光芒，同時她底面孔纏在那一大堆頭髮裏，看起來是細小得滑稽。她底表情幾乎是惡毒的；可是，當我詢問她為什麼她底頭髮有這麼長的時候，她却用了和平日一樣和藹的溫柔的聲音來回答：

「當然，這是上帝給我的一種懲罰……就是在梳它的時候，你只要看一看……當我年青的時候，我這鬚毛使我感到了驕傲，可是現在我衰老了，我要咀咒它了。但你還是再睡一會兒吧。現在時候還很早，太陽剛才起來呢。」

「但我不想再睡了。」

「很好，那末不要再睡吧。」她立即同意我，編挽着她底頭髮，瞥一眼那硬挺挺地臥在艙位上的面孔朝上的母親。「你昨天晚上爲什麼把瓶子打碎的？輕輕告訴我吧。」

她時常這般地說：愛用這一類特別和諧的話語，它們都生根在我的記憶裏，有如芬芳的、鮮明的、永遠不謝的花朵一般。當她微笑的時候，她底漆黑的、甜膩的眼睛底瞳人，張着且閃耀着，含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而且她底堅固的白牙齒也快活地閃耀着的。除開她底無數皺紋和她底櫻褐色的皮色之外，她有着一種年青